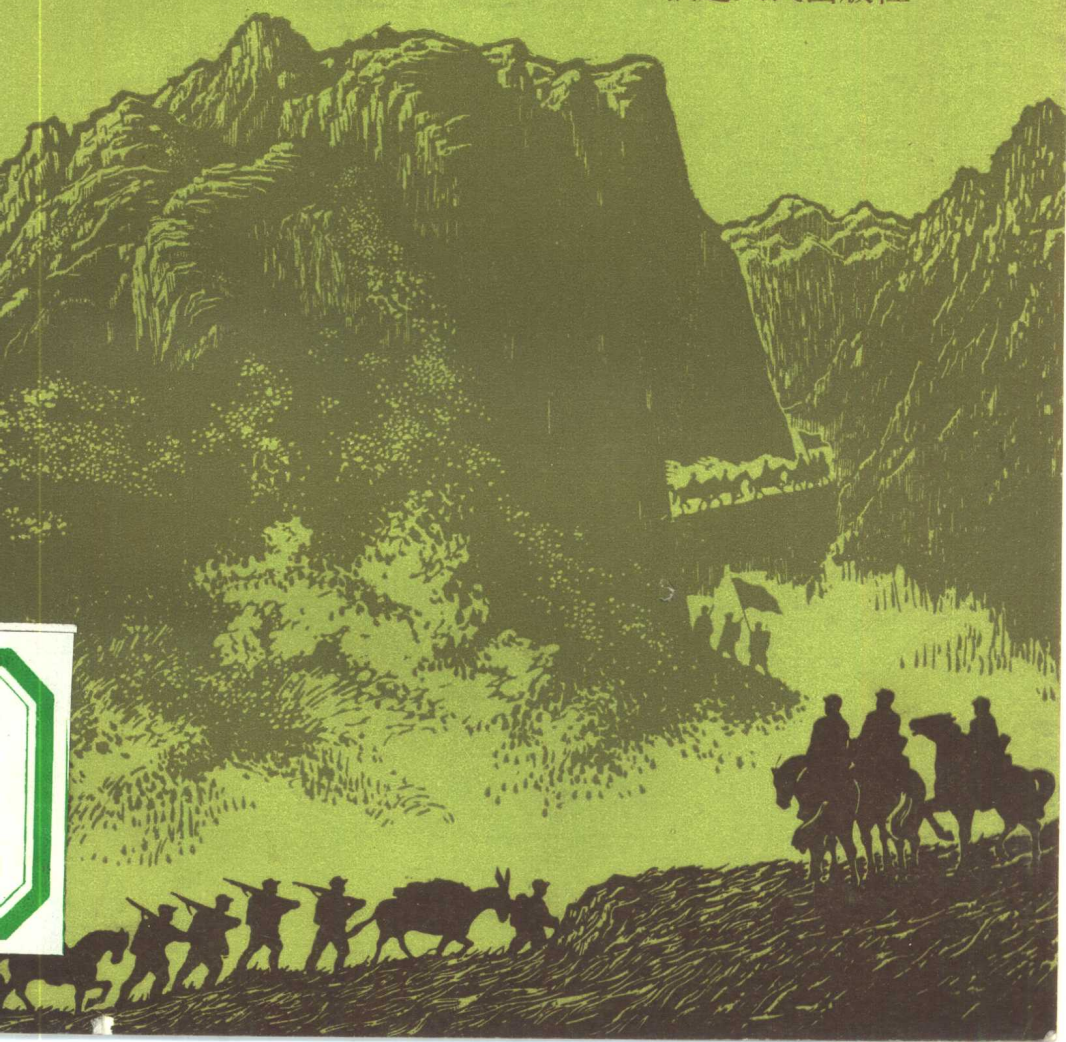


# 从和平到北上抗日

福建人民出版社



从和平到抗日

集 飛 一九五  
七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研究室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福州

## 从和谈到北上抗日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

征集编写委员会研究室 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6.25印张 5插页 147千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11173·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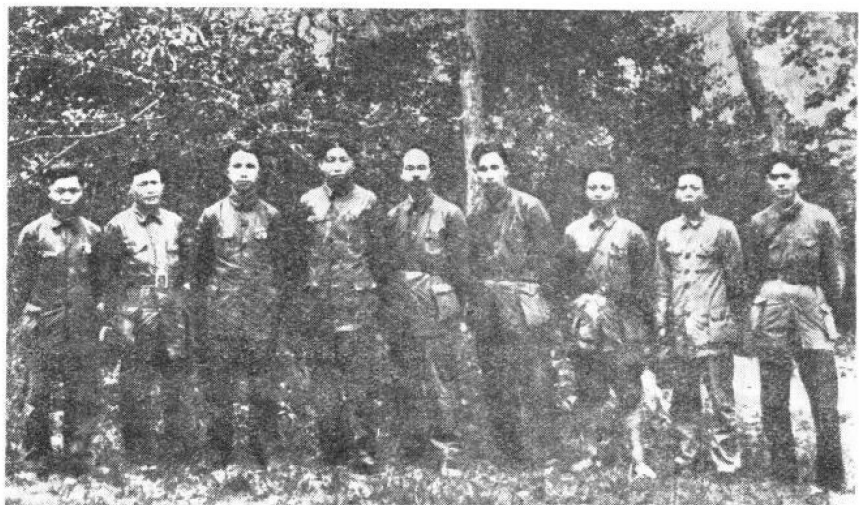
定价: 1.3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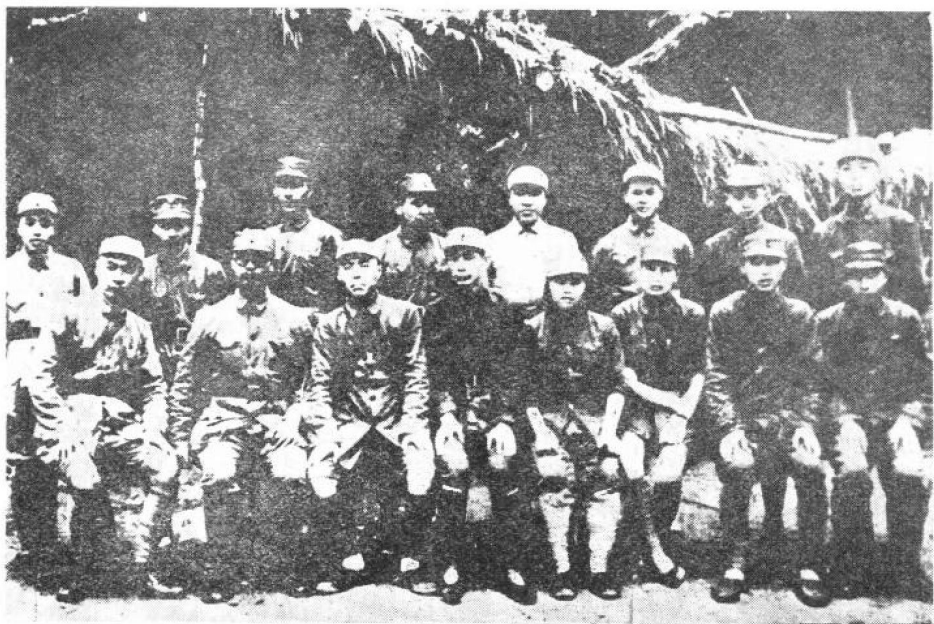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部分领导人在南昌合影。前排左起：张云逸、叶飞、陈毅、项英、黄道。后排左起：顾玉良、沈冠国、温仰春、曾昭铭、李步新。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新四军第二支队在龙岩县白土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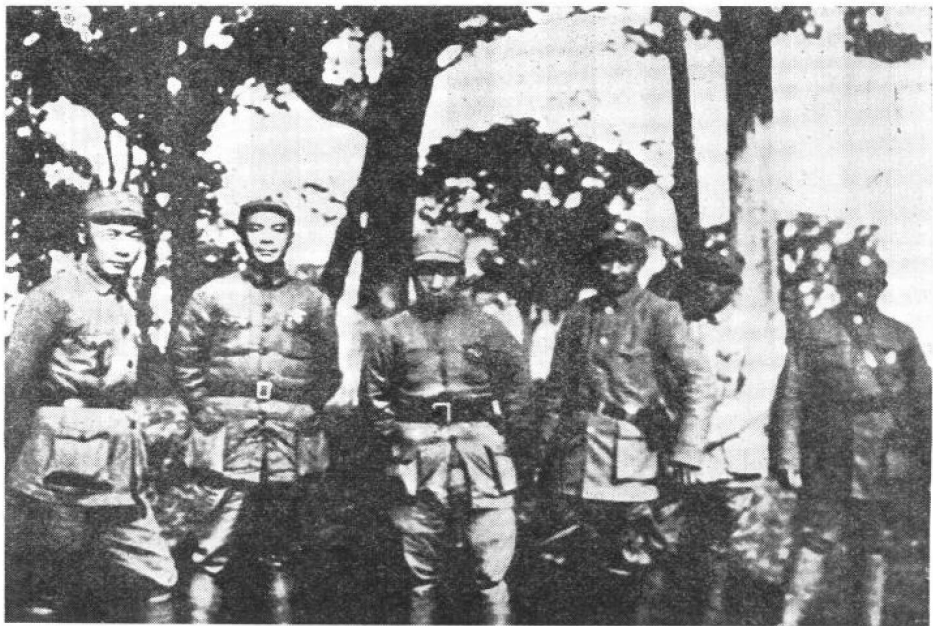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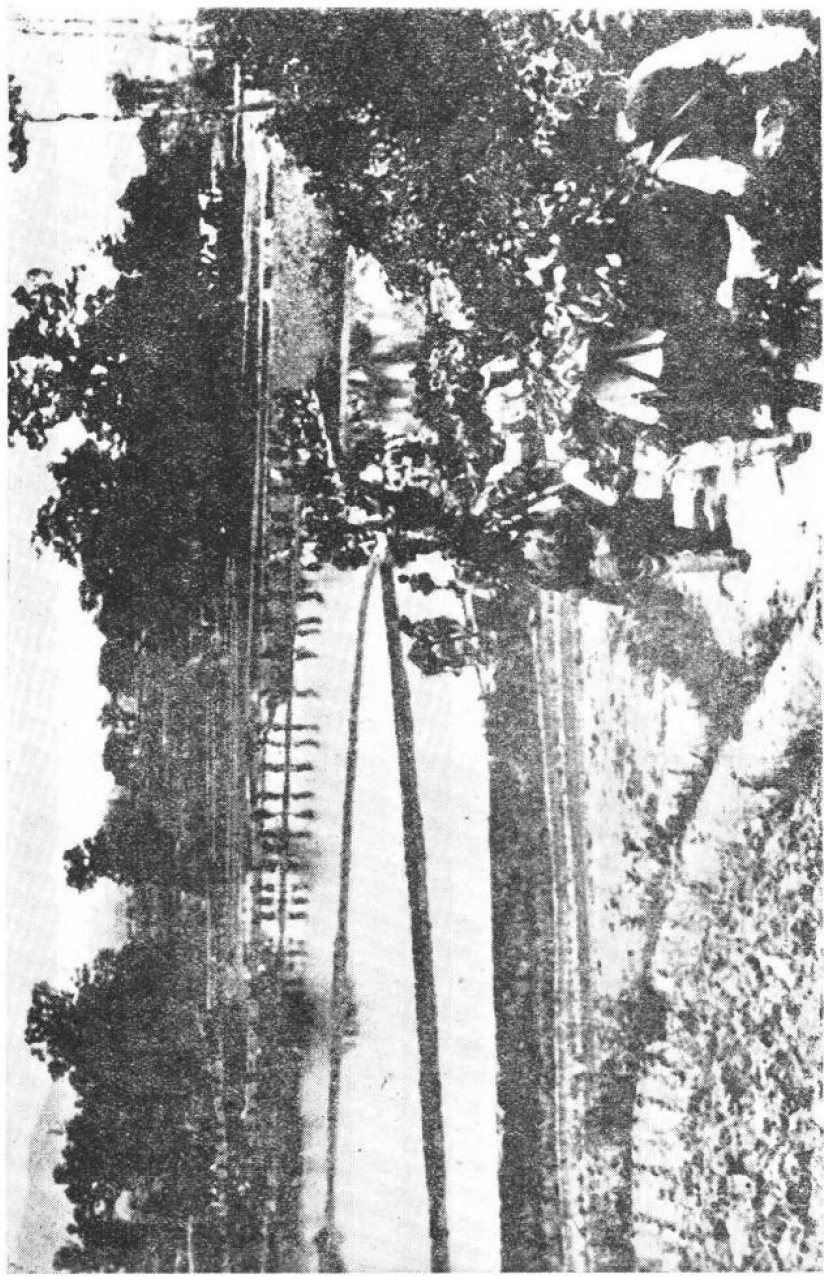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冬，新四军第二支队部分领导干部合影于皖南。左起：（一）王集成（政治部主任）、（二）张开荆（作战科长）、（三）粟裕（副司令员）、（四）罗忠毅（参谋长）、（五）罗化成（政治部副主任）、（六）王绍杰（秘书长）、（七）傅狂波（侦察科长）、（八）罗桂华（组织科长）、（九）蓝荣玉（保卫科长）。



△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陈毅、谭震林等新四军领导干部合影于皖南云岭。前排左起：陈毅、袁国平、项英、周子昆、邱一涵、李坚贞、傅秋涛（八）；后排左起：谭震林（一）、曾山（三）、卢胜（五）、黄火星（七）。

▽一九三九年，陈毅和东进部队部分领导干部在苏南合影。左起：陈毅、刘炎、刘飞、叶飞、吴焜、乔信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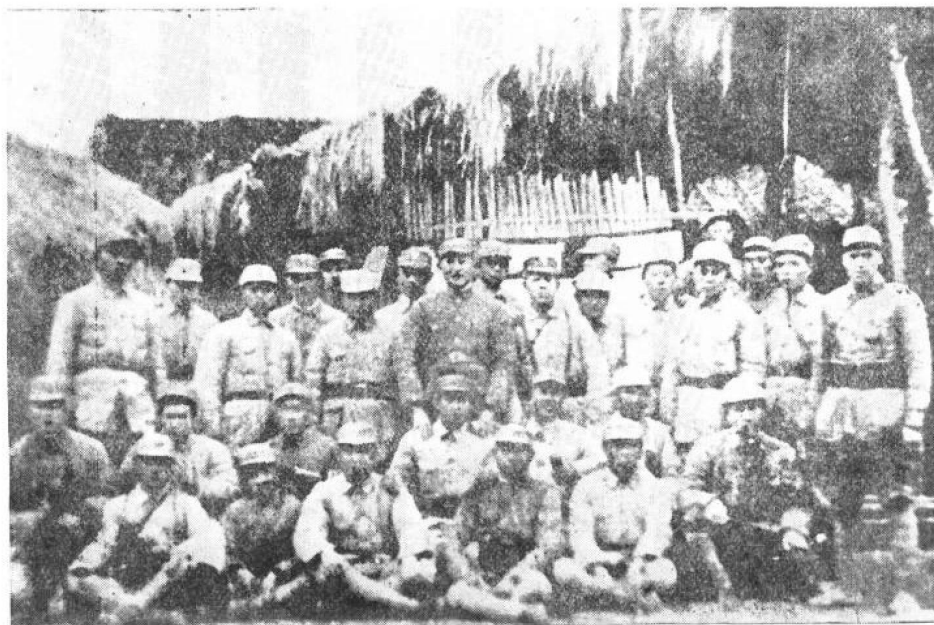




一九三九年夏，新四军第六团主力挥戈东进，越过沪宁铁路，与无锡、江阴游击队合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随后，向苏州、常熟及上海近郊进军。图为新四军东进部队在行军中。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large group of Japanese soldiers in uniform. They are arranged in several rows, with some kneeling in the front and others standing behind. A small, ornate structure, possibly a shrine or altar, is visible in the background. The soldiers are wearing traditional Japanese military uniforms, including caps and breeches. The photograph is grainy and has a historical appearance.

△一九三九年十月，新四军教导队第九队学员在皖南合影。一排左起：熊兆仁（四）；二排左起：林如成（二）、黄玉庭（三）、王直（四）、王胜（五）；三排左起：廖海涛（四）、林开凤（五）、邱子华（六）；四排左起：蓝荣玉（一）、张雍耿（四）、罗桂华（五）。



## 编者的话

四十八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全国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我党中央指示精神，福建各地党组织积极主动地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进行合作抗日谈判，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终于先后达成协议。一九三八年春，福建各地红军游击队五千多人，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二、第三支队，奔赴苏皖抗日前线。

今年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为纪念这一伟大胜利，我们编辑了这本书，收入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的文章和亲身经历过当年斗争的老同志的回忆录。这些文章反映了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福建地方党和红军游击队作出的巨大努力，以及他们所承受的重大牺牲，歌颂了在八年抗战中，福建人民子弟兵驰骋沙场，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者，为民族解放事业所作出的积极贡献。我们希望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受到革命理想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热情，同时为促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完成和平统一大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们的编辑工作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同志的热情关怀，他还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上时间匆促，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 目 录

## 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闽西南各界

|                     |                 |
|---------------------|-----------------|
| 人士书·····            | 张鼎丞 邓子恢 谭震林 (1) |
| 对国民党的新认识与新态度·····   | 张鼎丞 (6)         |
| 在为和平而奋斗的两个月中·····   | 邓子恢 (12)        |
| 谈判桌上的斗争·····        | 魏金水 (18)        |
| 闽东和谈前后·····         | 范式人 (30)        |
| 石塘整编·····           | 陈仁洪 (38)        |
| “漳浦事件”前后·····       | 卢 胜 (51)        |
| 闽中共谈判及“泉州事件”始末····· | 杨采衡 (59)        |
| 北上抗日前的斗争·····       | 温仰春 (66)        |
| 抗日战争时期的片断回忆·····    | 梁国斌 (77)        |
| 北上途中·····           | 熊兆仁 (100)       |
| 弯弓射日 驰骋江南·····      | 王 直 (105)       |
| 保卫繁昌之战·····         | 陈仁洪 (116)       |
| 挺进茅山 东进作战·····      | 黄 烽 (134)       |
| 福建人民子弟兵北上抗日         |                 |
| 纪略·····             | 曾梅生、连尹整理 (145)  |

## 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致闽西南各界人士书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

龙岩张专员、□指导员，长汀秦专员、□指导员，连城□县长、□指导员，永定钟县长、赖指导员，上杭杨县长、郭指导员，漳平□县长、□指导员，宁洋□县长、□指导员，南靖王县长、□指导员，平和□县长、□指导员，并转各县公署，各县党部，各科长、科员，各区长、区员，各联保主任，各保长、甲长，□□胡文虎先生、傅柏翠先生、谢再发先生、张余生先生、陈祖康先生、胡资周先生、胡其文先生、张壮飞先生、黄品枚先生、翁赞平先生、郑霞洲先生、李伟夫先生、詹调元先生、章葆真先生、詹汝嘉先生、何雨农先生、钟少奎先生，及闽西南各党派、各学校、各报馆、各商会、各团体及各界人士公鉴：

曩者弟等感于日寇侵袭，国将不国，桑梓靡烂，民不聊生，曾一再致函粤军：彼此停止敌对行动，以保存双方救国力量，避免社会摧残，并要求闽西南地方当局及各界人士，共同向粤军呼吁和平，消除过去对内分歧意见，以求得内部团结，共救危亡。数月以来，同情于弟等和平提议而加以赞助者，固大有人在，而由于粤军首长尚未采纳弟等意见，致闽西南人民红军，仍然在南京亲日派“清剿”政策之下，与粤军及地方部队彼此以枪弹相见，致双方互有伤亡，部队缩减，地方靡烂，而在军政当局继续第三师移民、烧杀、捐税、徭役的结果，使闽西南早已支离破碎的社会，更加赤地千里，十室九空，田园荒芜，少壮凋零，冤狱

遍于各县，难民流离野外（被移民及摧残民众不下五万余人），民有菜色，路有饿殍，百业凋蔽，公私交困。此种自相残杀的惨状，只有加速闽西南社会的毁灭过程，自己削弱南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人力、财力、物力，以便利日寇侵略福建的行动，增加民族危亡的厄运而已。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究本穷源，殊不能不令人愤恨于南京亲日派执行日寇“以华制华”的“剿共政策”之恶果也！

现在国家民族是更加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日寇在平津察北之继续增兵，再举攻绥之迫于眉睫。在福建则自治运动之继续酝酿，东亚同盟军、福建自治军之秘密组织，大队日舰之南来，日本军官、政客、侦探、间谍以及所谓探矿团、考察团等之往来活动，沿海各口不断发生“浪人暴行”，殴打和侮辱中国人民和军警，公开走私，开烟贩毒，掳抢劫杀，无所不为，甚至最近尤有日寇要求划福建为特别区，解散福建国民党组织，设立日德领事馆，取得对福建之实质统治的惊人消息。这些都证明日寇公开占领福建，加紧向西南各省进攻，以达到其南北配合灭亡中国的形势是如何的紧迫！在此国亡种灭的生死关头，我们如果不立即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而仍然从事于自相残杀的内战，那么，等到日寇占领福建的时候，等到做了亡国奴之后，才来合作，才来抗战，是已经来不及了。只有闽西南人民一致团结，停止内争，只有红军与粤军及地方部队首先停止敌对行动，进图合作，才能配合全国全省对日抗战，以挽救福建及中国的危亡，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闽西南社会之最后毁灭！而走上繁荣复兴的道路。为此，弟等特大声疾呼，再一次向粤军致送公函，要求双方和平合作，并提出更具体的和平条件如下，所要求于粤军的条件是：

一、要求粤军立即决心抗日，要求黄师长、曾师长集中兵力

捍卫闽南，驱逐日寇及浪人汉奸出境，彻底消灭日寇走狗军队，如福建自治军、东亚同盟军等组织。

二、要求粤军及地方部队立即拒绝南京亲日派的误国政策，自动停止“清剿”，停止向闽西南红军及义勇军进攻，停止向苏区游击区域摧残与封锁，停止移民烧杀、逮捕无辜。

三、开放闽西南人民救国运动，扶助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生活改善的要求，来共同完成闽西南复兴事业。

四、保证闽西南人民居住、行动、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民主自由，允许共产党及其他救国党派的政治活动与组织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五、在合作后，双方各自保存宣传鼓动及对于对方的批评自由，以克服在抗日救国中所发生的不良现象及一切不正确倾向。

弟等所能接受的条件是：

一、闽西南红军、义勇军停止对粤军及一切地方部队的一切敌对行为。

二、在粤军抗日行动中，闽西南红军在军事上愿受粤军指挥，以求得抗日军事上之统一，但红军内部编制、纪律、人员，不受任何干涉，红军名称是否改变，在必要时，我们也愿意加以考虑。

三、在未接到红军总司令部调动命令以前，闽西南红军由双方商定驻防地区，与粤军划界自守，互不侵犯，这些地区要能保证红军给养。

四、红军为对日作战，需要进入粤军及其他友军区域时，只要给养有保证，红军不干涉当地行政制度，并遵守友军一切关于社会的法律和命令。

为迅速实现这一和平局面，以准备迫在眉睫的抗日战争，弟

等已明令所部停止对粤军及地方部队的一切攻击行动，尽量避免战斗，并准备好代表在有安全保障的条件底下，随时与粤军及一切地方部队进行谈判，实现闽西南内部和平，以便双方部队得以集中整理训练，开赴国防前线，同时也就得以减轻地方负担，使广大民众更易于动员起来，真正准备抵抗日寇进攻西南的战争！诸公或大权在握，或领袖群伦，共维桑梓，固有同情，御侮救亡，当深义愤，敢望纠合闽西南人士及各界民众，共同向粤军呼吁和平，或居间介绍，鼎力促成此和平合作局面。尤望地方当局诸公能够化除成见，与弟等推诚相见，携手联合，在国共合作总谈判未宣布，红军粤军合作谈判未成就以前，首先实现各地方局部和平，逐渐促成闽西南内部之亲密团结，以便集中力量共商抗日救亡大计，徐图地方兴复。此尤为弟等之所切盼，谅也为诸公之所乐为者也！

为实现闽西南内部和平，亲密团结，就必须打破闽西南各党派、各阶级之间十年来由于对内问题上意见分歧所形成的长期隔膜对立现象，为此弟等今特代表闽西南共产党与红军郑重申明：我们愿意摒弃前嫌，不论任何人过去在对内问题上与我们有过任何纠纷以至深仇大恨的，只要他今天赞成抗日救国，我们都愿意把他忘记。我们今天只要求各党各派在抗日救国问题上与我们大体一致，对其他问题上的不一致，已经不为我们所过分重视。为了迅速团结闽西南各党各派各军各界联合抗日，我们曾提出闽西南人民抗日救国纲领，我们愿意把这个纲领贡献给闽西南各党各派及全体人民去讨论，并望各界诸公参加意见，使〈之〉成为闽西南人民救国政府之行动政纲。对红军抗经费问题，我们已改变过去消灭地主阶级的打土豪与筹款方式，而站在有力者出力，有钱者出钱的救国观点上向殷实富户募捐，我们对这些募捐者，也并不加以留难，而采取宣传优待态度，我们愿意纠正个别地方与

部队中某些过左行为。然而为保证抗日红军给养，在国共谈判未宣布，整个红军给养未解决以前，我们将继续向殷实富户募捐，因为我们不能坐视这个最坚决最彻底的抗日部队，因缺乏给养而解散，这也是为了抗日救国，而没有党派的私利观念存乎其间。我们认为在抗日战争中，要保存国内的一致，必须与一切汉奸卖国贼的言论行动作斗争，这是日寇在我们队伍中的奸细，是我们在国内的唯一敌人，我们对这些人的斗争是不能放松的，而且将采取严厉的对付手段，但在对内问题上与我们分歧的人，我们现在并不把他当做敌人看待。当然在军政当局空前残酷的烧杀政策之下，我们有些地方党与个别部队反映着群众愤恨情绪而采取某种程度的报复手段也是有的，然而这是错误的，我们愿意立即加以纠正和制止。但我们也希望军政当局立即停止烧杀行为，以免再激起阶级之间的仇恨。

我们相信，大家在抗日救国共维桑梓的问题上取得一致，在一切细小问题及其他问题上的不一致，彼此互相宽容，全闽西南内部亲密团结的联合战线是一定成功的。我们相信经过十年内战长期肉搏的国共两党，现在为了抗日救国重新合作的总谈判，犹在非常顺利的进行，在闽西南我们当更容易打破隔膜对立现象，而迅速实现和平合作的局面。让我们胜利地来结束十年来的内争吧！大家手携着手共同走上抗日战场，来争取大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解放，而完成闽西南繁荣发展的复兴事业。专此谨致  
抗日救国敬礼！

张鼎丞

邓子恢 同启

谭震林

## 对国民党的新认识与新态度

张鼎丞

我们党在过去的策略方针是采取武装暴动或红军进攻的方式，推翻国民党政权，来实现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与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三大任务。但现在则是采取与国民党合作的方式，来首先抗日救国，实现普通民主政治，在抗日战争中来争取人民生活的初步改善，逐渐清除封建势力，这样来首先完成中国民权革命任务的一部分，以致最后的彻底完成。这个完全不同的新策略的采取，就是基于政治形势的基本改变。

自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一九二七年）以来，国民党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联盟，而投降到帝国主义的怀抱里，积极的向革命势力进攻。那时候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确暗无天日，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革命性被扫地以尽。那时候党为了保存和发展中国革命势力，所以不能不提出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口号，也就不能不采取武装暴动或红军进攻的方式。因为不这样不仅不能达到我们完成革命的目的，即使稍稍民主化，稍稍改善一些群众生活都成为不可能，所以那时候党的口号和策略是绝对正确的。但是现在呢，则形势已经大大不同，一方面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空前危急的阶段，已经到了非抗日无以生存，非联合不能抗日的最后关头，另一方面则国民党已经有了转变——从亲日误国转为抗日救国，不仅国民党广大党员群众，不仅国民党一部分中央委员赞成抗日救国，就是国民党的上层领袖甚至蒋介石都开始有了转变，虽然

这些转变还是非常不彻底，还是不能令人满意，但这些转变是有益于中国抗日，则是不能否认的。正是为了这，所以党才放弃打倒国民党的口号，而改为争取国民党，与迫蒋抗日的口号，最近并且改变直接召集抗日救国代表会议，直接成立国防政府的方式，而采取国共合作，由国民党南京政府召集国民大会，来代替以至逐渐实现国防政府也有可能。党这种英明策略的适时转变与敏捷运用，正是为了更便于迅速团结全国力量来抗日救国，同时也是为了更便于完成中国民权革命的基本任务。

无疑的由于中央这种策略的运用，在目前国共合作谈判成功中，西北“剿共”军事的停止，南京亲日派的孤立失势，抗日势力的增强，南京政府国防布置的开始进行，对日外交的强硬化，对法苏英美和平阵线的接近，全国抗日救国言论的比较开放，国民大会法规比较适合于民主化的修改，这些事实都证明国民党正在开始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整个中国正开始准备大规模联合的对日抗战，这就更便于我们抗日救国任务的完成，更推动中国革命猛烈地向前开展。

有些同志问，国共合作与迫蒋抗日的提出，是远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尚未转变以前，那时候南京政府还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就在西安事变以前蒋介石也还积极布置向红军进攻，那时候为什么中央就提出这些口号呢？这些同志的疑问，是不懂得党的领导作用。一个先进的党他一定要有先见之明，他要事先看出整个形势，及其可能前途，预先提出正确的口号，才能在群众中建立起自己的领导作用，这样党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革命的历史任务。那么中央为什么在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尚未转变以前就先看出这个可能呢？这是根据下列几点：

首先是日寇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急进，使整个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因此大家惊醒起来，感到联合救亡的必要。而十